



迪斯科侦探 星期三

ディスコ探偵水曜日

下

(日) 舞城王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世为科侦探星期三（下）

（日）舞城王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DISCO TANTEI SUIYOUBI by Maijo Otarō

Copyright © 2008 Maijo Otarō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迪斯科侦探星期三：全2册 / (日) 舞城王太郎著；吕灵芝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133-0680-5

I. ①迪… II. ①舞… ②吕…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3639号



迪斯科侦探星期三 (上、下)

(日) 舞城王太郎 著；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羡晓倩

策划统筹：褚盟

责任印制：韦舰

装帧设计：九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10mm × 1230mm 1/32

印张：28.625

字数：613千字

版次：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680-5

定价：59.00元 (全两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第四部 方舟

我的名字叫踊场水太郎。将“踊场”直译为英语，应该是“dancehall”吧，可是，这个词在日语中，却是指阶梯的中段，在转角处那块显得比较宽敞和平坦的地方。那个地方在英语中有个更为符合其功能的称呼，叫做“landing”，可是，为什么日本人却要把那个地方称为“跳舞的场所”呢？莫非在身材矮小的日本人看来，那个平坦的台阶竟然宽敞得足以让他们在上面起舞吗？关于这一点，我真的不太清楚。

“踊场”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特指青楼中妓女们跳舞的场所，而且我的名字中还有个“水”字，所以我这个不知道父母面容的孤儿，名字中的“踊场”一定是指的那种地方吧。日语中还有“水商”和“お水”这样的词汇，其中“水”这个字指代的是“依赖客人捧场来决定收入的生意”和“某种特殊服务行业”。诸如日本料理店、小酒馆、茶棚和青楼。所以，我妈妈搞不好就是底特律满大街的贫穷娼妇、异国风情舞娘、三陪女郎中的一员。如果她是个日本人，搞不好就会是个风尘歌女之类的人物吧。而且，总跟她们混在一起的皮条客或者酒吧老板、脱衣舞场主、艺伎小屋^①的老大搞不好就是我的爸爸。

^①艺伎的工作场所。“小屋”指比较简陋的小房子、小茅屋。

可是这种事情的真相，我是一点都不想知道。

如今我早已离开底特律，来到一个位于美国北部近郊的名叫特洛伊市的小城中居住。定居在这里的人都是家业安定的白人群体，所以贫困在这里是非常罕见的。特洛伊城还是全美境内屈指可数的治安好的小城之一，因此也有许多日本家庭在这里定居，但日本血统的孤儿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即使父母不在我身边，也不曾有过任何问题。我每天依旧从孤儿院出发去学校，在那里学习，结识各种朋友……不过成绩不算优良，在朋友们中间也并非很有存在感。说白了，其实我看上去有些“geek”^①，不过我对日本的漫画和动画一概没有任何兴趣，真正让我着迷的，是天文学。

只有星星和宇宙才是最棒的。

在我就读的公立高中教学楼屋顶上，有一个架设了天文望远镜的装配式可移动小屋，那个被用作储藏室的小屋同时也是我们天文学俱乐部的活动室，更是全校唯一没有被用来当过幽会地点的房间。没错，这里是远离那些性欲旺盛的高中男女生的最后一处据点。虽然这天我和诺玛·布朗有机会两个人待在秋天的夕阳映照着的活动中，但这个最后的据点今天似乎也能够轻易保存下来。因为诺玛刚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走到学校露天咖啡座的中央，也就是达娜·“香奈儿香奈儿”·思特莱斯占据的领域中，扇了这位公主大人一个大巴掌，然后便一直兴奋到现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所谓的罗曼蒂克肯定早已躲到天琴座的另一边去了。不过我也并非对诺玛抱有某种喜欢或在意的感觉，只不过对一男一女共处一室这样的状况产生了条件反射性的心跳加速罢了。“而且啊，我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喜欢香奈儿的女人都是笨蛋。”诺玛愤愤地说道，“你知道吗？那个狗屁女人可可·香奈儿在法国被纳粹占领的时候，居然委身成了德国军官的情妇，她无视在战火中垂死挣扎的祖国人民，独自一人过上了优雅的生活。我知道人

^①在电脑或网络等特定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却缺乏社交技巧的人的泛称，国内俗称“技术宅”。

的美丽容颜永远只能是表面的东西，但我实在无法原谅那个女人把自己的骄傲和尊严也表面化了。”我知道，诺玛现在说出来的这些话其实都不是她内心的真实感想，而是她身上的攻击性气氛酝酿出来的毫无意义的文字罗列而已。因为诺玛平时对于时尚和政治，都基本采取了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的态度，不会轻易妄断才对。可是，现在的诺玛却对思特莱斯和香奈儿做出了冲动的辱骂。她之所以要这么做，大概是为了惩罚自己午休时做出的违背自己性格的行为，而刻意用这种言行来贬低自己吧。因为诺玛这个天文俱乐部成员，平日里是最讨厌使用暴力的。所以我现在才会不置一词，让她自己发泄个够。因为我还知道，她这个人向来都非常不屑于接受别人的安慰和好话。所以我几乎没有去听诺玛发的那些牢骚，而是坐在她旁边，呆呆地让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这个词在脑中来回转悠。这个名字开头的COCOC看起来很像吞食游戏里那个张着大嘴到处跑的圆球。C→O→C→O→C(张嘴→吃掉→张嘴→吃掉→张嘴)。

九十九十九。

“法国解放后，可可就逃到瑞士去了，不过现在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或是其他那些在香奈儿买衣服或宝石的人们，都不再为可贵的卑劣行径感到愤怒或轻蔑了啊。说句实话，其实连我自己也觉得那些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当时毕竟是在打仗，没有任何人能对别人的生存方法说三道四吧。水太郎，你说，我心中对达娜·思特莱斯这种无法抑制的憎恶会有彻底消失的一天吗？我是不是也应该逃亡到瑞士去，在大雪纷飞的酷寒中默默地生活个十年八年呢？”

“……就算诺玛躲到别的地方去也没用吧？如果用香奈儿的事情来打比方的话，应该反过来，让思特莱斯躲到阿尔卑斯深山中，而诺玛则继续十年的普通生活，好让你在这十年间渐渐忘记曾经有这么一个气焰嚣张的女孩子吧。”

“但我肯定没办法把达娜·思特莱斯驱逐到欧洲去啊，从实际上说，因为我根本没有那样的实力。要是我能够捏着达娜·思特莱斯的脖子把她扔到地球的某个角落去，应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正因

为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只能打不起躲得起了，但我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钱去瑞士，所以这当然也不是一定要在现实中做出来的事情。我毕竟不能因为同年级的同学很碍眼就赌气搬到外国去啊，而且这也不是说既然不能去外国那就搬到邻镇去就能解决的事情。”

“也对啊。如果只是觉得身边的某个人有点讨厌的话，一般人应该都会选择忍耐吧。”

“你别看我这样，其实我也忍了很多哦。跟一般人差不多。”

“嗯，那倒是。”

“你说，达娜·思特莱斯对身边的人、事、物忍耐了多少呢？当然，我不是说她家境这么富裕，平时需要忍耐的事情就会很少，但我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那个女人会像普通人一样咬紧牙关忍受自己讨厌的东西。”

在她一个人唠叨个不停的时候，我还可以发发呆糊弄过去，但在我不得不回应诺玛的各种说辞时，就突然感到了莫名的厌烦。那是一种女孩子特有的行为，她们发出声音是为了散发自己体内的热量。就像小狗一直耷拉着舌头呼哧呼哧喘气一样，她们无非是为了降低自己的体温，才会吵吵嚷嚷地说别人的坏话、交换各种八卦、或者死不认输……不，死不认输不包括在内。我实在不想陪着她浪费时间。干脆我们来做爱吧。难得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做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我听着她的牢骚，在脑中反复想着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思考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叹了一口气，滔滔不绝的诺玛因为听到了我在发呆中的这一声叹息而猛然清醒过来。对不起，让你听了这么多无聊的牢骚话，如此的表情在诺玛的脸上清晰可见，但她却死都不肯说出来。那并不是因为过剩的自尊心阻碍了她的话语。诺玛现在想的，大概是道歉等于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或自我辩护吧。与其用自己的一句话让对方原谅自己的无礼和失态，还不如为此接受更多的惩罚，所以诺玛总是会选择被讨厌的那一方。虽然我觉得她这种想法多少存在一些偏差，其实根本没必要用如此尖锐的态度生活，但那毕竟就是诺玛的性格。

沉默了片刻，诺玛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我会对达娜·思特莱斯如此反感呢？就算思特莱斯身上穿的不是香奈儿，而是马克·雅各布斯^①或者古奇、无印良品，我应该也还是会很讨厌她吧。水太郎，你有没有遇到过自己毫无理由就是很讨厌的人，或者生理上完全无法适应的人呢？”

我仔细想了一下。“嗯……应该没有吧，不过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人，你要怎么理解啊？”

“因为我很讨厌鱼肉冻。”

“鱼肉冻？”

“嗯……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想吃它。虽然自己吃果冻或者布丁的时候完全没有抵触感，甚至连意大利式的类似果冻的黏稠食物也会觉得很好吃，但就是不想碰鱼肉冻。”

“哦哦，原来是吃的啊……那是日本料理吗？”

“对。”

“人对食物的喜好不是单纯用好吃和不好吃来分类的吗。我啊，从没觉得达娜·思特莱斯是个垃圾一般的人类，也从没觉得自己看到她的举动就会反胃哦。说白了，我当然也觉得她是个大美人，非常有魅力，而且她身上的香奈儿毛衣也跟她非常相称，穿起来既可爱又高雅，让人一见就心动不已。还有她的笑容，跟她周围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女孩子们比起来魅力大了不知多少倍，我甚至还愿意承认她身上确实有种让人忍不住要将其围在中心处处追捧的奇妙气质。但我就是讨厌她！我知道虽然外表看上去很肤浅，但她还是会意外地给出非常中肯的意见，有时也会对事物进行非常全面的思考，但是她绝对有蹊跷，很可能被她巧妙地隐藏在了内心深处，搞不好只有我一个人能感觉到。达娜·思特莱斯一定在某个决定性的地方有问题，绝对是的！不过我话先说在前头，这种想法可不是出于我的艳羡或嫉妒心哦。因为我根本不适合走达娜·思特莱斯的那个风格路线，也对那个路线没有半点

^①法国路易威登的创意总监。

兴趣。不管那个女人是否生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只要她存在在世界上，并且过着符合她存在的那种生活，而她那种生活还非常受欢迎，我就绝对无法忍耐！我根本不愿意相信别人竟然会像我无法喜欢那个女人一样无法讨厌那个女人，这让我非常烦躁！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世界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干脆毁灭掉算了。而且我也非常讨厌自己竟会因为那个女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了，水太郎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啊？即使对方不是达娜·思特莱斯？”

她已经怒气冲天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诺玛也因为察觉了自己的丑态而笑出声。

“啊哈哈。我的生活中没有那样的人啦。”

“真是的……水太郎的性格还真够平和的。”诺玛也笑着说，“难道因为你是日本人吗？”

“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跟我的血统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我也说不上是特别平和的人啦。”

“真的吗？”

“那当然啦，我也是有很多想法的。”

“水太郎，你说，我对达娜·思特莱斯这种难以控制的厌恶，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平息下去呢？即使不到瑞士去隐居，就这样普通地生活下去，这种情绪真的会乖乖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被整理好，深深地收藏在它应该在的地方，让我再也不会去介意吗？”

“嗯……我觉得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醋意，应该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必须经历的一种感情吧。也就是说，这只是一种年龄性的东西。”

“你是说因为进入了思春期，所以我才会讨厌达娜·思特莱斯吗？是我的第二性征期让我对达娜·思特莱斯产生了厌恶的感情？喂，你别想用这种说辞把我概括进去哦，我对她的厌恶可是根本没法概括在青春的烦恼这种陈词滥调的解释中的哦。那应该是更加根源性的，由思特莱斯的某种缺陷而引发的厌恶才对。”

“或者是诺玛你自己的。”

这个天文俱乐部成员，二年级学生，看起来还比较漂亮的女孩子瞪着我，然后一边长叹了一口气，一边转开视线说：“……对啊，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缺陷啊。”

“不过那也没什么啊。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毫无理由地讨厌另外一个人。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上一个人也是毫无理由的啊。”

“谁说的，不是有温柔帅气等等一大堆的理由嘛。”

“那就是说，诺玛认为自己的男朋友一定要非常温柔才行啦？如果他长得不够帅，你就不愿意跟他交往吗？难道你是从那些特定的群体中选择交往对象的吗？”

听到我的话，诺玛歪着头，皱起眉说：“唔唔唔，我还没有过喜欢上一个人并与之交往这样的恋爱经验，所以自己也不太明白。”

我看了看周围，又说：“那么，你对于星星是怎么想的？”我们周围摆放着天文望远镜和图鉴、星图、以及历代俱乐部成员拍摄的各种天体照片。“你不是喜欢星星吗，难道这里面也有某种理由？”

我曾经听诺玛本人说过，她从小时候开始就非常喜欢仰望夜空里的群星，感受到这些星星的魅力后，她又非常自然地开始用望远镜观察肉眼无法看到的土星环和木星的横向花纹。

此时诺玛也环视了一下自己所在的活动室，审视着自己选择的这个场所。“……星星啊。嗯，看来你成功地将了我一军啊。说得也对。我确实是毫无理由地就喜欢上了天空的群星，原来这种感觉是真实存在的啊。可能达娜·思特莱斯也像我毫无理由地喜欢群星一样，毫无理由地喜欢上了香奈儿吧，她有可能像我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一样，非常自然地变成了那样的人，而我对她所产生的厌恶也同样是毫无理由的，只是单纯的厌恶罢了。这一点我必须承认。”

“大家喜欢星星，并不是因为它们很漂亮。”我再次重复道，“如果漫天的星光真的拥有如此威力，那天文俱乐部的地位就应该在露天咖啡座的正中央，把那些达娜·思特莱斯、拉拉队员、足球队员之类，穿着统一式样夹克衫的白痴们都挤到一边去了不是吗？因为如果我们在派对结束后的归途，只消抬头一看，便能看到满眼的神话和画卷，

还有那许多深远的谜团和广袤无际的想象空间啊。但实际上却没有谁会一直盯着天上看，我们也都躲在那些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吃着自己的午餐。而且之前只有男性成员的时候更是凄惨哦，一不小心回过神来，就会发现已经有数百个橡皮擦砸到自己背上。各种各样的笨蛋都像是有着非常正当的理由一般，明目张胆地把我们的自尊踩在脚下。可是，无论是那些没有大脑的白痴们，还是被那帮白痴践踏自尊的我们，都从未有过‘为什么会这样’的疑问。他们只是机械性地做着这些事情。我们也非常顺从地被他们踢打，从未想过要做出什么反抗，因为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接受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我们也是很讨厌那帮人的。大家都互相讨厌对方，而力量强大的一方则会压制弱小的一方，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归根结底，诸如喜欢或讨厌这种感情，本质上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她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嫣然一笑。“真是个凄惨的故事啊。”诺玛说，“不过我倒从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才对。”

因为你是诺玛啊，我想。即使被人疏远，也从未遭到嫌弃或蔑视。身处一个让人觉得难以接近的位置，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呼，”这回诺玛没有叹息，而是半带笑意地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对我说，“那说到底，我岂不是要带着这种天生的对达娜·思特莱斯的厌恶情绪一直到死为止了？真是无药可救了啊。”

“不会有问题的。”我对她说，“因为我刚才也说过，这肯定只是暂时性的情绪罢了。”

“可是我一直都会是我啊，所以这种情绪也是不会变的吧？”

“诺玛的确是诺玛，但十七岁的诺玛肯定跟二十七岁的诺玛不一样啊，同样地，跟三十七岁的诺玛就更加不一样了。所以总会有结束的那一天的。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去在意那个达娜·思特莱斯了。”

“难道我会产生质变吗？”

“这种事情我们管它叫长大。”

“真的吗。好像你说得也对。”说完，诺玛淡淡地笑了。她又对我说：“谢谢你，水太郎。”还在我脸上印下了一个吻。“日本人还真擅长倾听啊。”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也是跟血统完全没有关系的。”我嘴上说着，心里尽量不去想刚才她印在我脸上的那个吻。

“可是，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水太郎你这样的朋友了哦。”

诺玛虽然这么说，但我跟她都还只有十七岁。未来还有许多未知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可是，诺玛应该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的那些所谓“日本人啊”的说辞应该都是对我的善意奉承吧。她不可能真的认为所有日本人都跟我一样。毕竟那是不会轻易对任何事物做出妄断的诺玛啊。

随后，我们转换了话题。我和诺玛非常顺利地把达娜·思特莱斯忘到脑后，不知不觉开始了我们本来就应该交流的、最符合我们兴趣的关于宇宙的话题。就像其他关系亲密的朋友间经常会有对话一样，即使内容的转换非常唐突，我们也丝毫不会察觉到其中的异常。

虽然文脉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却依旧能够自然地适应，这恐怕是因为，除了化作言语表现出来的文脉之外，我们还共同享有某种看不到的源流吧。对我们来说，那共同的源流总会是关于宇宙和星空的话题。

当时我们突然转换的话题，就是我们在天文俱乐部结识后曾经几次提到过的讨论题目，而那也是所有宇宙论中最具魅力的谜题——宇宙是如何诞生的，又将如何终结。

看来诺玛在昨天或者前天，总之是最近这段时间突然想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推论，因此在我们开始这个话题时，她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变得满脸笑容。“你听我说，过去人们不是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平坦的、永恒的、静止不动的空间吗。这种宇宙论，我们后来称其为古典恒常宇宙论。”诺玛说着，画出了一张简单的示意图

(见图 1)。她用横轴表示“时间”，用纵轴表示“宇宙的大小”，然后在纵轴的上半部分画了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笔直的线，又在纵轴上标注了一个“∞?”的记号。

“可是，埃德温·鲍威尔·哈勃在一九二九年发现了哈勃定律^①后，膨胀宇宙论就占据了人们的主流认识足足有六十年之久不是吗？”说着，诺玛又开始描绘“膨胀宇宙论”的示意图，并继续解说道，“在大约一百三十七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发生了，大约在膨胀进行到 10^{-36} 秒时，产生了一种相变使宇宙发生暴涨，在此期间宇宙的膨胀是指指数增长的。在此之后，宇宙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膨胀率，而在最后的最后，将不再有新的星体形成，旧星体也陆续开始塌陷为黑洞，这些黑洞可能会彼此相撞，从而融合成超级大黑洞，也有可能因为宇宙膨胀的速度过快，彼此分散得越来越远。总之，最后连黑洞也会因为自身的热放射而蒸发得只剩下光子，而对那些能量过于微小的光子来说，宇宙空间实在是太冷了，然后宇宙就会迎来大撕裂，成为一个只有基本粒子的空间，而这些粒子又会因为膨胀而更加远离彼此……到这里，宇宙作为宇宙的机能就基本停止了，但它的活动却并未因此而终结。在变成只有基本粒子的超大宇宙后，它还会继续着永远的膨胀。也就是说，宇宙这个空间是永远不存在终结的。如果把宇宙比作动物的话，那它就只是‘啪嗒’一声倒在了地上，经过各种挣扎后终于死去，但它的遗骸却会永远腐烂下去，根本不存在尘归尘、土归土的那一刻……应该是这样的吧。

“可是，这种设想最恶心的地方就在于认为宇宙只有开始没有终结这一点啊。”说着，诺玛终于结束了示意图的绘制。她完成的图表上先是有一段急剧上升的曲线，随后那段曲线转而变成平滑上升的态势，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又再度转变为急剧的纵向增加，一直延伸到了纵轴和横轴的外围……整个示意图就到此结束了（见图 2）。“不过也有人不同意大撕裂，从而提出了大挤压的说法……”说着，诺玛

^①速度和距离均是间接观测得到的量。速度—距离关系和速度—视星等关系，是建立在观测红移—视星等关系及一些理论假设前提上的。